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林海雪原》的文本流变

王广琨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1957年作家曲波根据自身战斗经历改编而成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出版,当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林海雪原》的文本几经再创作,由此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1958年首演后被改编成样板戏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2003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可称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各个时期被国家给予了支持的作品,它们在主旨上一脉相承,但在艺术上又各具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谱系,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同时《林海雪原》的文本流变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影响也是新中国社会演进的一个缩影,《林海雪原》的文本流变终究反映了主流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阐释方式正是这种互动的产物。

[关键词]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杨子荣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7-0179-04

《林海雪原》跨越半个多世纪,几经演变,被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甚至PC游戏等多种文艺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能在流变过程中历久不衰,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少有的。下面我们对此做一探讨。

一、应时而生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

新中国建立之初,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文艺政策被较完整地继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基本从战争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成果引入国家建设中来,党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确实还面临着诸多实实在在的挑战,例如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匪特势力的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经济困难、朝鲜战争的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光辉革命历程,同时痛斥新老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小说《林海雪原》讲的是国共内战初期,东北一部分被解放军击溃了的国民党军队,逃进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等勾结起来,烧杀抢掠,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正面战场的进攻。为巩固东北的根据

地,顺利开展土地改革,并适应东北独特的作战环境,解放军派出了一支支小分队,深入千里林海,进行剿匪。故事的着眼点锁定在了牡丹江地区某团参谋长少剑波率领的一支小分队上。以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促使小分队组建为始,以小分队大战李鲤宫,基本肃清牡丹江地区的匪患为终,全景展示了小分队勇敢、机智的剿匪过程。

小说整体是建立在爱憎分明的主基调上的。首先,从情节上说,小分队自深入林海以后,碰到的困难不少,但最终总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等,无不是险中取胜。反之,匪徒们即使坐拥天险,穷凶极恶,却总逃不掉覆灭的命运。而人物塑造上,这种爱憎分明的主基调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分队中少剑波沉着儒雅、杨子荣勇敢机智、白茹活泼聪明……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优秀品质和人格的化身。他们并不存在人格、道德和信仰方面的缺失。即使栾超家粗俗鲁莽、有时喜欢说一些与性有关的口头禅,但在坚定的信仰和高尚人格的辉映下,这些“缺点”就变成了农民质朴、淳厚的体现,丝毫不影响人物的英雄形象。而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等匪徒则集中了贪婪、残暴、狡猾、阴险等恶劣品行,甚至面貌也是丑陋的。譬如,书中描述女匪徒蝴蝶迷的面貌:“真令人发呕,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还

[收稿日期]2011-03-01

[作者简介]王广琨(1987-),男,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近代东北地方史研究。

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1]21}这样的相貌配上“蝴蝶迷”这个妖艳的名字,讽刺的意味是再明显不过了。总之,《林海雪原》与同期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时代的讴歌者,也因此为新时代所接受。

当然,《林海雪原》对旧文学尤其是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某些继承值得注意。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旧瓶装新酒”现象的一个体现,即虽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诞生的文学意识形态形式继续深化和发展,但借助旧形式改造革命内容却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客观需要,在文学和艺术的许多领域都有表现。在文学方面,重要的表现就是对旧文学的继承。这是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旧文学的审美特点和思考方式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章回体白话小说与革命文学通俗性、大众性的要求又存在暗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还无法接受现代文艺形式,而是迷恋古典文艺形式……为了更好地教育、团结他们,就需要古典文艺形式。”^{[2]206}

其实,《林海雪原》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的爱憎分明本来就是古典章回体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演义》中的扬刘抑曹、《说岳全传》中的扬宋抑金、《封神演义》中的扬周抑殷等,都带有明显的爱憎色彩。不过,古典章回体小说中被“抑”的人也会具有一些优秀品质,比如曹操和兀术的爱才如命,比之于刘备、岳飞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以小说《林海雪原》为代表的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批文学作品,继承了旧文学中爱憎分明的基调,却有意忽略了反面人物身上可能具有的一些必要的优良品质。这是受阶级斗争理论制约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文学作品不能探究战争爆发和人性悲剧的原因,而只能得出“坏人天生就是坏人”的结论。这种或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在以后的文本演变尤其是样板戏中被扩大。

小说《林海雪原》对旧文学的继承还体现在它对某些要素的继承。比如古典章回体小说中会出现一些女性形象,她们通常不是主要角色,却会起到“治愈”的作用。具体说,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弥补主要角色性格上的缺陷,安抚主要角色心灵上的创伤。譬如《三国演义》中的孙夫人、《说岳全传》中的李夫人、《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等。《林海雪原》中,白茹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白茹加入小分队并非只带来了一个爱情的噱头,她对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少剑波确实起到了“治愈”作用。故事的结尾有这样的描述:“少剑波,凝视远方,白茹轻轻地走近他的身旁。他从呼吸中听出是白茹来了,头也不转地低声道:‘白茹!我们的祖国多美!’”^{[1]518}少剑波把一直挂在嘴边的“白茹同志”换成了“白茹”,同时增添了几分羞涩。可见,少剑波的心也发生了变化。

不过,应该说小说《林海雪原》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一样,都是因题材的独特和故事的生动使其对当年的读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由于缺乏对独特生命体验的表现而单凭故事情节取胜,这类作品不耐咀嚼。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作品靠的是悬念,一旦知道了“谜底”并了解了事件发展的过程,读者对它的兴趣便减去多半。这是小说《林海雪原》不足的地方。

二、“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文革”期间及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左的思想对文艺的干扰一直存在,但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一定程度的贯彻,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在60年代初为调整文艺政策所做的努力,我国的文艺创作尤其在“文革”之前总的说是向前发展的,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种环境下,《林海雪原》文本的演变首先造就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其根据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一段改编,由陶雄、李桐森、黄正勤、曹寿春、申阳生编剧,上海京剧院排演,1958年8月首演于南京中华剧场。在以后的演出中由沈金波饰参谋长、童祥苓饰杨子荣的版本影响最大。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智取威虎山》与《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一炮而红,立刻成为街头议论的对象。197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据其摄制了戏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也由沈、童二人主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最初上演时口碑即不错,广受观众欢迎。当然,它的大红大紫是在“文革”时期。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列举了8部文艺作品,称之为“样板戏”,改编后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即在其中。

相较于小说《林海雪原》,现代京剧尤其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基本抛弃了故事中的旧文学要素,“五虎将模式”这种隐形结构当然也是不存在的,反之作品夸大乃至极端化了故事的爱憎色彩,并高度政治化、概念化,形成了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等表现观念。譬如,小说《林海雪原》在“打虎上山”这一段有这样的描述:“杨子荣还是头一次看到活老虎,离得又这么近。又是来吃他的马,这突然来的惊恐,使他气喘不安,心砰砰地乱跳,手中的枪也随着他的心有些抖颤。”^{[1]184,185}可见,小说中的杨子荣还拥有正常人应当拥有的恐惧感,他后来的打虎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打死老虎后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爬也爬不起来,腿和手抖颤得更加厉害”^{[1]185}。而样板戏中则完全看不出杨子荣有丝毫的恐惧感,打虎过程只是目光炯炯,瞥定老虎,奋然一跃,信手一枪,打死老虎后竟还抖了一抖大衣上的雪。这种超人式的夸张以及明显的政治用意在中是比比皆是的。当然,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受制于篇幅,不太可能对原小说各个方面都做到照顾,这是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极左社会思潮逐渐占据主流,通过样板戏也可见一斑。

不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对小说的再创作也有一些有益的方面。除了从纯粹技术层面看《智取威虎山》堪称精品外,另外较突出的一点是,个人英雄主义被完美地呈现。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崇拜英雄的传统。中国人也不例外,传统战争题材乃至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都表现为对个体英雄行为的高扬。样板戏也强调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杨子荣的舞台站位始终是中央,打在脸上的灯光始终是强光,一些小的设定也意在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尤其是杨子荣。其中一个小的设定就是样板戏对小说中的人名做了改动:“白茹”、“小白鸽”这种引人注目的称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卫生员”,“孙达得”被换成了“孙德华”这样一个存在感很弱的名字,甚至“少剑波”、“203”也只被一声声的“参谋长”替换。由此,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给人感觉在擒野狼嚎、审栾平、定计、打虎上山、深入匪巢、送情报、会师威虎厅等各个过程中都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些多少有些无意的设定让样板戏也与人们较能接受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励志故事联系起来。个人英雄主义是当下好莱坞电影得以走红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样板戏的感染力也由此诞生。

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它对原小说各个方面的忠实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小说的故事性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其弱化了个人智力、体力、勇力对战争结局的影响,取而代之的,电影中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孙达得、白茹、李勇奇以及所有的小分队队员、夹皮沟村村民各自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让我们真正看到了群体的强大力量。更难能可贵的是,电影并没有太过激烈地渲染政治气氛。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小说中提过、京剧中着重刻画的苦大仇深的典型——常宝这个角色没有出现。反之,杨子荣上山之前,小分队与道人、小炉匠、一撮毛、傻大个等人斗智斗勇的过程得到了强化。可见,电影《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并不强调意识形态是战争成败的关键,而类似于同时期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意在向民众讲解人民战争的战术战法,进行基本的国民军事教育。当然,并不是说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

三、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角——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

2003年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创作中心、万科影视有限公司和总政话剧团制作发行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是对原小说的一次全面再创作,比之于之前的衍生文本只专注“智取威虎山”这个片段,这可谓突破不小。当然,电视连续剧将“会师威虎厅”作为故事的结尾,准确地说,还只是对原作部分的反映,而这倒从侧面说明了“智

取威虎山”这一段在大众心中是印象最深的。

这部以全新的形象出现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让小说《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重新演绎“红色经典”也成了时下影视作品制作的一个风潮。就从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制作发行方来看,这样的作品基本上还是以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目的,这与小说《林海雪原》及其他的衍生文本都是一样的。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大众审美习惯自然填补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缺失的体现。在大众文化兴起和定型之后,借助大众文化的阐释和传播模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也是“红色经典”在当代重生的原因。

所以,电视连续剧依然高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赞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智力与勇力,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孙达得等人依然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会排除万难,战胜一切困难,匪徒们则从一开始便被打上了必然失败的烙印。这是《林海雪原》文本演变过程中从未改变的。但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就显得十分“大胆”。基本上,电视连续剧在风格上已经颇类似于美式平民英雄的励志故事了。主角由少剑波转移至杨子荣后,杨子荣被塑造成了一个伙夫出身,凭借机缘巧合和自身会说黑话的本领,逐渐在剿匪侦察过程中建立成功的人物,这与原小说中杨子荣一出场即挂有“侦察英雄”头衔的设定殊异。而且,杨子荣的结局被设定成了悲壮的牺牲,这与原作接近完满的结局不同。同时,以杨子荣为代表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纷纷被拉下神坛,反倒是匪徒们被塑造得有血有肉,甚至他们的身上还闪出了一些优秀品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杨子荣会因小事报复刘勋苍,田司令隐隐地有偷老乡酸菜的过去,而座山雕则经常口出至理名言,蝴蝶迷非但不丑,反而飒爽英姿。另外,除原小说中就存在的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因素依然保留外,主角杨子荣的身上也加上了一段爱情。当然,可喜的一点是,原小说波澜起伏的情节在电视连续剧中也得以继承,并得到了发扬扩大。比如,大众津津乐道的匪徒对黑话的元素在剧中反复出现。本来,土匪的黑话原小说中只在“智取威虎山”这一段被提起,基本上是为杨子荣的智勇双全的一个体现,但在电视剧中,黑话这个元素却被大大强化,不但土匪见面总要以一段不明所以的黑话对话为开场,就连田司令也特意强调小分队的成员人人都要掌握——虽然为了不冲击杨子荣的主角地位,好像小分队其他成员对黑话的掌握一直不怎么样。强化了黑话,使得电视剧整体上被笼罩上了异样气氛,在此气氛下发生的故事因之也带上了神秘色彩。

而换一个角度,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纯粹的商业作品,只不过选取了一个较有神秘性的题材。因为毕竟解放战争的历史距今已有60多年,东北、林海、剿匪又都是一些较陌生、较淳朴的元素。今天,外来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市场。这种影响最

开始是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创作,但一段时间后,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就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适应性,于是中国自产的美式电影、韩式电视剧等蜂拥而至,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也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潮流下的产物,因为就如前面所说,它带有明显的美式平民英雄励志故事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就只是买方市场下的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既没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为了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他在拥有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顺应了大众审美习惯。

当然,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譬如有人指出:“一段时期来,将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红色经典电影改编成电视剧,成了影视界的一大热点。除了已经播出的《林海雪原》外,尚有《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沙家浜》等数十部作品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摄制中。从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内容或者编导人员描述的作品剧情看,这些改编作品正如国家广电总局近日下发的有关通知所指出的,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3]类似的观点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林海雪原》文本流变过程中,虽然褒贬之声交错,但其作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的地位从未改变,杨子荣、座山雕、威虎山、“天王盖地虎”等元素至今仍能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有赖于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而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上着力

也是《林海雪原》文本流变过程中一个不变的内核。这个内核对于《林海雪原》跨越半个多世纪而能保持活力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它的“红色”特质。不同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迥异的大众审美习惯。而大众审美习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又导致了双方各自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林海雪原》的文本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有了建国之初应时而生的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有了文革时期“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也有了新世纪以主流视角表现大众文化的范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除此之外,电影、PC游戏等也被应用到了对《林海雪原》文本的再创作上。不同的阐释方式、不同的创作主旨让《林海雪原》这个文本在更多的维度上展现出了它蓬勃的生命力,它也因大众的喜爱而奉献出了如此之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当然,贯穿了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的小说《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因题材表现的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一部的战斗历程,所以天生就被打上了“红色”的烙印。作为各个时期被国家给予了支持的《林海雪原》,它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 with 革命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它的文本流变,我们也可以试着找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方法。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是需要讲求策略的,这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民主、文明的风气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参 考 文 献]

- [1] 曲波. 林海雪原[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
- [2] 张柠. 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 詹丹. 红色经典岂容“戏说”[N]. 文汇报, 2004-04-27.

Text Transformation of Immense Forest Snowfield

Wang Guangk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1957 saw a great success of the publication of Immense Forest Snowfield, the novel adapted from the writer Qu Bo's combat experience. In the following half of century, the story has been recreated several times, developing many excelle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fter its premiere in 1958, it was recomposed to a model opera, modern Beijing opera *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 Immense Forest Snowfield TV series released in 2003. Both of them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pressing a theme from one origin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s and composing one independent fiel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ext transformation of Immense Forest Snowfield and their influe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also embody the PRC's epitome of social evolution. The text changes eventually reflect an interaction of major thoughts and mass culture, so diversified expressions and explanations are indeed the product of such interaction.

Key words: Immense Forest Snowfield; *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 Yang Zirong

[责任编辑:曹金钟]